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2501013

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研究平议

梁海丽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诗经》名物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它的出现将《诗经》名物研究单独成一研究方向,对《诗经》进行经学之外的自然视角关照,将名物训释多集中于生物本身,为后世名物类著述树立了典范。关于此书的研究,前人多集中在辑佚、校订等方面,而今人的研究则集中于祖本源流、版本辨析、文本演变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如原书从何辑出,而今本《陆疏》的祖本到底为《宝颜堂秘笈》本还是《续百川学海》本,学界仍没有定论。通过对《陆疏》相关研究的整理,进一步明确其学术价值以及学术影响,并进一步明了之后《陆疏》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诗经》名物史;辨伪;版本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5)01-0072-05

《诗经》名物研究自三国吴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简称《陆疏》)始。《陆疏》继承发展了孔子《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观念,将《诗经》名物学研究从训诂中分离出来而独成一门学问。千百年来诸多大家都阐释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的重要性,朱熹说:“解《诗》,如抱桥柱浴水一般,终是离脱不得鸟兽草木。”^{[1]2096}戴震也指出:“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2]182}前人已然注意到名物研究的重要性。对此书的研究,作者及其年代问题大多认同为三国时期吴人陆玕,但是仍有今人从古人名与字的意义上进行反驳。虽确定现在的通行本不是原本,但是其原书亡佚时间以及今通行本究竟来自哪一系统还不确定,但是对《陆疏》的价值,古人对其进行了肯定,《毛诗正义》在训释时几乎采用了《陆疏》的全部内容,而今人对其包含的丰富的语言资料、生物资料也进行了研究。

一、《陆疏》作者及创作年代始有定论

陆玕,因生卒年不详,又与西晋文学家陆机年代相近,故作者年代向来有二说。一是三国吴人说,官方目录《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

《崇文总目》,私人目录《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等都据此说。吕华亮通过疏中“梓椅梧桐”条中,“云南”“牂牁”建郡的早晚,“其下维穀”条“荆、扬、广、交”四州名,根据《三国志·吴志》《宋书·州郡志四》等文献,推论《陆疏》的创作时间大约在225年云南郡始建之后,以及“广州”建立,即264年以后的十多年间;^[3]一说为唐人,这个说法自晚唐李匡文《资暇集》肇端,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因之,而至明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跋》中最为明确:“此书为唐人陆玕字元恪者所撰无疑矣。”认为作者为唐人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认为《陆疏》中引用了《尔雅》郭璞注的内容,郭璞为两晋时期的学者,故因此而断定陆玕所处年代应晚于晋,即唐人。但后人已在这方面做了详细的考证,马国翰曰:“其书中引及郭璞者当由后人羈入耳。”^[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辩驳:“书中所引《尔雅》注仅及汉犍为文学樊光,实无一字涉郭璞。”^{[5]120}因此《陆疏》中虽有引用《尔雅》的内容,但其内容为后人所写,不能证明治《陆疏》者晚于郭璞之后,即作者为唐人说并不“足征”。除上述两种说法外,杨柳青通过对佚文献的梳理,提出陆玕并非

收稿日期:2024-10-02

作者简介:梁海丽(1998—),女,山东济宁人,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文献学、《诗经》文献学研究。

三国时期人,《陆疏》创作年代应在南北朝晚期。^[6]今本《陆疏》亦为辑本,以魏晋时期名物学著作辑本与今本《陆疏》对比进而得出原本的创作年代,此方法实有待商榷。

关于作者为“陆玕”还是“陆机”的问题,自唐代起始有争议。《隋书·经籍志》中《陆疏》条载:“乌程令吴郡陆玕撰”。陆德明《经典释文·续录》中又加注:“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李匡文《资暇集》“绿竹猗猗”条载曰:“陆玕字从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尝有显论,今秘阁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若此参误多矣。”^[7]¹⁷¹⁻¹⁷²自此五代踵其后,晋官所修《旧唐书·艺文志》也著录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陆玕撰。”到宋代时,学者们大多认为作者为“陆玕”,如《崇文总目》以及私人藏书家郑樵、晁公武、陈振孙等。今人黄世瑞《〈蚕桑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者考辨》中也认为因西晋陆机的名气更大,故而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著作权归于他名下。^[8]韩威《〈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研究初探》则是根据历代目录书著录,认为如果为唐代之人所作,《隋书·经籍志》不可能著录,故认为作者为陆玕无疑。^[9]

认为此书作者为陆机者,则是从各书的著录中和古人名、字的含义上进行辩驳。钱大昕认为:“此书引陆氏《草木疏》,其名皆从木旁,与今本异,考古书‘机’与‘玕’通,马、郑《尚书》‘璇玕’字皆作‘机’,本从木旁。自李济翁强作解事,谓元恪名当从玉旁,晁氏《读书志》承其说,以或题陆机者为非,自后经史刊本遇元恪名辄改从玉旁。予谓考古者但当定《草木疏》为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则皆从木旁,而士衡名字尤与《尚书》相应;果欲示别,何不不改士衡名耶?”^[10]⁴⁶⁴钱大昕认为陆氏姓名本来为机,但是李济翁强行从字与名的意义上解释应为玕,后代也一并承之,于是才误传为陆玕。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亦从此说:“古书机与玕通……元恪与士衡同时,又同姓名,古人以为嫌也”。^[11]³³又引阮元《毛诗校勘记》云:“毛本机误玕,闽本、明监本不误。”根据余嘉锡先生的考证,陆玕与陆机当都做陆机,《资暇集》改作玉旁之玕为误,由此引发了对作者为“玕”还是“机”的争议。故今人徐建委《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辩证》也从此说,认为元恪、士衡似同名,均为陆机,而唐以前只有《经典释文》宋刻本作“陆玕”,故此《草木疏》的作者

写作“陆机”似更为恰当。^[12]罗振玉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校正》中考证倭刻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隋杜台卿《玉烛宝典》所引,亦认为作者应为陆机。今人夏纬瑛《〈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作者——陆机》认为把元恪之名按照古人名字相应的惯例写作“玕”是错误的,作者认为古人名字相应有两种情况:一是名与字义相因,一是取相反之义。《尚书·尧典》“在璿玕玉衡,以齐七政”,“玕”又作“机”,所以陆机字士衡,是名字同义相因的一例,“机”又有“机巧”“机变”之义,所以诈伪之心又作“机心”,而博物学家陆机字元恪,“恪”训为“诚”,名字含义相反,因此字士衡的陆机可写作陆玕,作《陆疏》的陆机,本名为“机”,是不能写作“玕”的。^[13]王孙涵之经考证古书发现,“玕”“机”二字通假仅限于源自《尚书》的少数词汇,陆元恪之“机”不能说是“玕”之通假或讹误。至于名字取义,从汉末蔡邕《鼎铭》的用例来看,“陆机”说较“陆玕”说更为合理。除此之外,王孙涵之还以宋人经疏校刻为中心,对宋前古书中的版本异文进行了考察,发现北宋国子监的校刻上承古本,仍以“陆机”为正,后因“陆玕”说的流行,各种经典的南宋八行本逐渐改为“陆玕”,据此推测古本中应以“陆机”为主流,从而支持“陆机”说。^[14]赵鹏鸽则是通过对唐代文献中对《陆疏》人名、书名的统计,得出唐代文献中明确称“陆机”者19处,不言作者12处,称“陆玕”者仅3处,又怀疑这三处文献的书写是否正确,来支持“陆机”说。^[15]除上述学人外,持作者为陆机说的还有《齐民要术》《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

综上所述,现代学者多认为《陆疏》的作者及创作年代问题自唐代李匡文《资暇集》始有分歧,其实《资暇集》为晚唐时期的著作,而唐初的《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等与唐玄宗时《初学记》的记载已有不同,说明《陆疏》在唐初时已有不同的版本,所以才引起作者与年代的争议。另外因陆玕与陆机历史上都有其人,且所生年代相近,“玕”与“机”繁体字亦相近,这也成为引起争议的原因。然而陆机作为西晋时著名文学家,曾著《晋纪》《洛阳记》《要览》等,而陆玕所著只此一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故后世有将此托名陆机的嫌疑。陆机曾任太子洗马、著作郎、郎中令、殿中郎,与《陆疏》作者曾任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不符,中庶子负责诸侯及卿大夫的庶子教育,作为

老师又受到孔子《诗经》“多识鸟兽虫木之名”的启发,因此著此书是极可能的。另外从“玕”字本义来看,“玕”为不圆的玉,不圆的玉即有所缺,正与其字元恪同,古代的“缺”与“恪”二字双声同转,音近相假,因此“玕”与“元恪”意思相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断定明北监本《诗正义》引作“陆机”是“监本有误”,故综合二派之说及近代学者所提出之证据,《陆疏》的作者为三国吴人陆玕更为可信。

二、《陆疏》版本问题尚待厘清

今《陆疏》所见版本,最早为明代晚期的丛书本,而这一以明末丛书本为源头形成的今本系统,究竟是出于古本抑或后人所辑,学者们素有争议,未有定论。

关于今本《陆疏》是否为原本,大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只有清人丁晏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本叙》中认为其为原本。《陆疏》作为第一本《诗经》名物专著,其训释由于跳出了经学的藩篱而被许多书所引用,因此丁晏认为《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书虽多引用《陆疏》内容,但仍以二卷本的内容最为详尽;二是《陆疏》书后所附四家《诗》的传授源流,极为详尽,因此认为“惟其去汉未远,是述古能详,大信其为原书也。”除丁晏外,学者们大都相信今本并非原本,而是辑本。《四库全书总目》曰:“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大抵从《诗正义》中录出”。^{[5]120}明毛晋认为:“贗则非贗,盖摭拾群书所载,漫然厘为二卷,不过狐腋豹斑耳”。^[16]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则认为:“案金恩《陆疏》所存之文,多为《诗正义》所未引,纵为后人掇辑,亦不得谓其纯出于《诗疏》”。^{[11]34}故今本确非原本,而是从各本中辑出,即《四库全书总目》云:“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遥,传疑弥甚,玕去古未远,所言犹不失其真,《诗正义》全用其说,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其驳正诸家,亦多以玕说为据,讲多识之学者,故当以此为最古焉”。^{[5]120}洪湛侯《诗经学史》:“征引《陆疏》之书,约计有二十六种,其征引频率最高的是《诗正义》(共引一百十二次)、《太平御览》(共引八十六次)、《尔雅疏》(共引八十一)和《诗缉》(共引六十三次)等。其他《李黄诗集解》《证类草木》《齐名要术》《吕氏读书记》《尔雅翼》《释文》亦征引多(都在二三十次之间)”。^{[17]534}今人吕华亮通过对今本《陆疏》内容与他书所引的详细对比,认

为今本《陆疏》之内容既保存了一定原貌,又有后人的辑录,是原本和辑佚的复合体。^[3]《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唯二卷,现存本亦两卷,然考其内容,《诗经》中很多鸟兽草木虫鱼并未收入,因此隋唐时所载或已经是残本,而现存本较之隋唐时记载内容又有脱佚之处,因此今本当并非原本已成定论。

《陆疏》原本已经亡佚,而今本为辑本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今本《陆疏》的祖本为何由于现存资料较少而未有定论。关于《陆疏》原本的亡佚时间,据今人学者王孙涵之《今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伪》和李耀平《今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与〈毛诗正义〉关系考论》考证,明代时《文渊阁书目》仍有此书的记载,但传本也仅有文渊阁一本而已,而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张萱重新整理内阁藏书,《内阁藏书目录》中已不见有其书的记载。直到万历庚申年(1620)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本、天启年间(1621—1627)《续百川学海》本出现,崇祯己卯年(1639)毛本问世,才又重新被世人所见。故此王孙涵之认为至迟在万历年间(1573—1620)已不存,而李耀平则认为古本最迟在1605年已亡佚。王孙涵之将《宝颜堂秘笈》本、《续百川学海》本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文字几乎相同,而《续百川学海》本中因形近而产生的误字,《宝颜堂秘笈》本则不误,故而推断《续百川学海》本是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进行重刻,并因校讎不精出现了新的讹误。^[18]李耀平则认为《宝颜堂秘笈》本与《续百川学海》本虽都为辑本,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确定最早版本为哪个,而现存版本不外陶、毛二本,即陶宗仪《说郛》本最早版本为《宝颜堂秘笈》本或《续百川学海》本,毛晋《津逮秘书》本则是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补辑、校正,据此形成了今本的两个系统。^[19]其后李耀平对王孙涵之的观点进行了诸条辩驳,根据一些清代学者的论述,如赵佑、桂馥等,提出陶宗仪收入《说郛》的《陆疏》为今本《陆疏》的祖本,认为原本《说郛》中可能收有《陆疏》原书,虽原本《说郛》不存,但后世陶珽重编《说郛》本中收有《陆疏》,且二书有密切渊源,经对校发现,《续百川学海》本与宛陶本几乎相同,《宝颜堂秘笈》本与宛陶本条目、编排顺序相同,卷数与《续百川学海》本、宛陶本同,认为三本应是以同一版本为祖本,而《陆疏》的祖本最有可能为陶本。^[20]

基于孔子“多识之语”的启发,以及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诞生了《陆疏》，却因时代及年代原因，未能流传至今，刘毓庆所考魏晋时期《诗经》著述大都亡佚，则《陆疏》可以完整流传的可能也不大。现存虽仍为两卷本，但其各版本之间佚文异字不可忽视，今本系统的分类由于这些问题，更无法确定《陆疏》祖本为哪一系统，据当代学者论证，《宝颜堂秘笈》本及《续百川学海》本当为最早的版本，此后的重编《说郛》本、《唐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皆出自《续百川学海》本，因此厘清《陆疏》的版本，仍然需要更多的佐证。

三、《陆疏》学术价值多元丰富

《诗经》名物研究自《陆疏》始，因此除关注其书的作者及流传情况外，《陆疏》对于《诗经》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对于《陆疏》为何出现在三国时期，据郝桂敏、吕华亮等学者研究，首先是汉代产生的大型类书对《陆疏》的分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作为《诗经》研究的主流书籍受到了东吴统治者的重视，并且在动乱的环境下，时人对经学注释的淡漠和对名物研究的兴趣，再加上当时“博物多识”的现实需要和实践经验的总结等，出现了《陆疏》这一不附会经义只训释名物的著作。^[21]在社会环境和学术发展的原因下出现的《陆疏》，将眼光由经学转向了外在的生活世界，由《陆疏》开始，学者在经学以外另辟新的学术视角对《诗经》进行研究，而对《陆疏》，学者们也对其多方面的价值进行了肯定。

1. 开创性的《诗经》名物研究价值

首先，作为第一部对《诗经》名物进行考证的著作，它对后世《诗经》名物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尚《〈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研究》中将其对名物学的影响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诸多书籍以此说为据，后代许多学者将此作为考订动植物的参考文献，孔颖达《毛诗正义》、宋朱熹《诗集传》等多引此书为据，训诂学著作《经典释文》《说文解字注》等也采录其文，另外农业、医学的著作如《玉烛宝典》《齐民要术》等也多引用；二是中国最早的动植物图谱就是从绘制《诗经》动植物开始；三是《陆疏》注释名物的方法和体例常被后人仿效。^[22]李旭芳《〈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名物训诂研究》一文更是认为《陆疏》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启了《诗经》名物学的先河，肯定了其开创之功。其次是对《诗经》鉴赏的研究价值。《诗经》

创作时代久远，对诗中所涉动植物、天文地理、生活用品等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况且又有“一物多名者”和“一名多物者”的现象进而影响对诗意的理解和阐发，而《诗经》又以赋比兴为载体，使用比喻、象征等手法，将《诗经》的意境和情感通过动植物来传达，因此《陆疏》的出现有利于推阐诗意，进而领会诗篇的艺术性。^[23]杨尚和李旭芳的论文中都将这一部分分为草木类、木本类、鸟、兽、虫、鱼六个部分进行论述，而切入角度不同，李旭芳以名物词的角度，论述其在诗中所蕴含的内涵从而达到对诗的鉴赏。

2. 珍贵的语言史料价值

《陆疏》训释时以具体诗句为标题，兼之注重生物的异地异名，因而保存了许多当时的语言，从中不仅可以考察各地的方言，更对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的语言研究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华学诚《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名物方言研究》即从名物方言的视角研究《陆疏》，并且肯定了其在方言史上的价值。《陆疏》之前，大型的类书已有，《尔雅》《方言》等都对《陆疏》产生了影响，因此华学诚发现《陆疏》征引的80次方言，出现在51条中，但是只有少量出自扬雄的《方言》，而其他的应是作者采获的，并大多在现实中作了考察，因此认为《陆疏》中的材料是第一手，在方言史的研究中有共时意义。^[24]黄绯《试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语言学价值》认为《陆疏》中反映的是三国时期的语言现象，与《毛传》相比已经大不相同，《陆疏》在训释时使用了较多的俗语、俚语，而这是研究历史语言的理想材料。另外汉魏时期是汉语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汉语词汇由单音节词为主向以双音节为主的复音节词转变，《陆疏》中就明显地显示了这种变化，《毛传》中的单音节词在《陆疏》中通过词根的复合法构造而成复音词，作为佐证证实了汉魏时期的语言变化特征。^[25]曾绍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述评》认为《陆疏》中虽然没有解释词源，但是释词中暗示了词源，从外形、口味、习性、颜色、声音、民俗六方面解释了事物的得名之由。^[26]

3. 丰富的动植物资料

《陆疏》全书二卷，上卷为植物，共计90余种，其中草本植物50多种，木本植物30多种，下卷为动物，共计60余种，其中鸟类20多种，鱼类、爬行类即兽类动物20多种，昆虫等20余种，相对

于《毛传》简略的训诂,该书既是专书,其训释又有科学性,夏纬瑛认为作者应该到过书中涉及的广大地域,因此对生物的训释如今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罗桂环《古代一部重要的生物学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认为此书的特点是解释联系实际,对有关生物的描述具体、形象,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而且对各种生物的侧重点不同,详略不一,包括动植物的名称、别名、生活环境、习性、生长规律、用途等诸多方面。^[27]夏纬瑛《〈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作者——陆玑》中也肯定了《陆疏》的生物价值,“陆机的解释不仅限于诗歌的文义,而且联系实际,说明动植物的形态,指出它们的今名,虽云说《诗》,实在已经成为古代的一种

动植物之学”。^[13]

总之,从《陆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到版本系统问题的争论,到开始从多方面考察《陆疏》的价值,《陆疏》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单一视角,《陆疏》成书的年代背景、成书后对《诗经》研究的影响、《陆疏》本身所保存的方言资料等都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对学术史、思想史产生一定的影响。然《陆疏》仍有其他值得探讨之处,如其文学价值,目前仅有《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文学性——以“蜮”的文学书写史为个案》一篇涉及。《陆疏》在海外的藏本众多,对日本名物学的建构有很大的影响,但目前所见文章并未论及。通过海外藏本及文献资料,对《陆疏》进行更多向度的解读,也将成为今后《陆疏》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 [1]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戴震. 戴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 吕华亮.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相关问题考论[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2,24(4):92-97.
- [4] 马国翰. 目耕帖[M]. 清光绪九年娜嬛馆刻本.
- [5] [清]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6] 杨柳青.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创作年代考——以佚文献为中心[J]. 励耘学刊,2023(2):244-259,310.
- [7] 李匡文. 资暇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8] 黄世瑞. 《蚕桑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者考辨[J]. 中国农史,2006(1):140-141.
- [9] 韩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研究初探[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5):75-76.
- [10] 钱大昕. 潜研堂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1]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辩证(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 徐建委. 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辩证[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5):67-78.
- [13] 夏纬瑛.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作者——陆机[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2):176-178.
- [14] 王孙涵之. 重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者之名[J]. 中国典籍与文化,2023(4):4-10.
- [15] 赵棚鸽. 底本的规范与传本的变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唐代传播论[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3(5):33-43.
- [16] [明]毛晋.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M]. 《津逮秘书》本.
- [17] 洪湛侯. 诗经学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8] 王孙涵之. 今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伪[J]. 文史,2020(2):105-24.
- [19] 李耀平. 今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与《毛诗正义》关系考论[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5(3):85-93.
- [20] 李耀平.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版本三题[J].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3,43(4):50-57.
- [21] 郝桂敏.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关问题研究[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2):43-47.
- [22] 杨苒.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学,2012.
- [23] 李旭芳.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名物训诂研究[D]. 扬州:扬州大学,2014.
- [24] 华学诚. 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名物方言研究[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3):53-56,61.
- [25] 黄琲. 试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语言学价值[J]. 兰台世界,2015(20):158-159.
- [26] 曾昭聪.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述评[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26-131.
- [27] 罗桂环. 古代一部重要的生物学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J]. 古今农业,1997(2):31-36.

(下转第110页)